

漢

書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班固

漢書八十六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詡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

師古曰郫音疲

宣帝時天下和

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而

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

宣布詩三篇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四海也

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

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

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

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

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

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

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實樸敦厚遜讓有行義各一人時遷爲詔書又令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故武以此四行得舉之也

鄆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

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師古曰以顯家

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也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曰求顯怒欲

以吏事中商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

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

吏州里聞之皆服焉父之大僕王音舉武賢良方

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楊州刺史所舉奏二千

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

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也

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

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

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

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

師古曰言武仕

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

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

師古曰廉察也

聖懼

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

而聖子賓客為君盜得

師古曰聚為羣盜而吏捕得也

繫廬江聖自

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

每奏事至京師

師古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

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師古

日造至也音千到反

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

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

平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學官學字舍也試其誦論

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

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已廼見二千石以爲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初武

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

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

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

故人揚覆衆等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酒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令出見顯等

曰此子楊州長史師古曰言楊州部內長史也材能驚下未嘗省見

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爲武所識拔也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

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

行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

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師古曰對賜一卮之酒也歲中廬

江大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

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大

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之之大司馬

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

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

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言槃旋也辟音闕有司以爲詭衆虛僞

師古曰詭達也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

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

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謂更開置之即改御史

大夫為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并官俱改不別拜授也武更為大司空

封祀鄉侯食邑千戶祀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

指言在琅邪不其也記音凡其音基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蠻

之博望鄉為祀鄉侯國師古曰蠻昌牛反增邑千戶武為人

仁厚好進士辨稱人之善師古曰辨勸也進而勸之為楚內史厚

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師古曰兩龔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口遵也及為公卿

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

師古曰多重也重武進賢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

史典獄事相摠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

與政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

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

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

今內史位卑而

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大

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

可以內史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

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故

師古

曰又依其舊也
下復扶目反

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

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

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

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

不薦

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

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

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

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

孝聲不聞惡名

涖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

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爲御史

大夫月餘徙爲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

年上以大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

王邑爲侍中矯稱大皇太后指白哀帝爲求特進

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反更以此事請於大后大后卒無此言故矯

事發覺也復扶目反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

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

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

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

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師古曰辟讀曰避衆庶稱以爲賢又

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

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

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

社稷

師古曰幾鉅依反

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

師古曰比類也

方當選

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

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

親跡相錯為國計便

師古曰錯謂間雜也

於是武舉公孫祿可

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

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

師古曰風讀曰諷

皆免武

就國後莽寔盛為宰衡

師古曰寔寔也

陰誅不附己者元始

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

師古曰風謂風

采也指意也

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連引諸所欲

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

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

郡

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

徵武武自殺衆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

況嗣爲侯

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膽反

諡武曰刺侯

師古曰刺音來曷反

莽篡位

免況爲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

戶殿門失闌免

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尸之光

祿勲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

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城

復察

廉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

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大守治

甚有聲徵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

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

戶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

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

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謂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曰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

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

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

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

諸侯往者致選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

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

臯拜爲雲中大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

師古曰言梁孝王得免罪也

張敞爲京兆

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

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

師古曰覆步目反

上逮捕不下

師古曰言使者

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下胡稼反

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

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

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

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

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

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

師古

日更示變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

過過於所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之條也

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

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

也音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易亦輕

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衆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

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

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師古曰從子用

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孝成皇帝悔之下詔

書二千石不為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遣使者賜金尉

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

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

師古曰良善也

良人吏善治百姓者

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

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爲擾動故留中或

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

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

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

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

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

備

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

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

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

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

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

師古

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爲盜賊也

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